

餘時間並不充裕，大家提起精神奮力挑戰這最辛苦的二百五十公尺落差。由於地勢影響，路徑轉為陡上，體力面臨了考驗，每爬升一公尺都得感謝自己沒有停下。大家埋頭苦撐，經過一個多小時後，終於接上主稜，來到東眼山東方的三叉稜上，由此往東南可抵拉卡山而後接北插天山，往西則至東眼、志繼山。上了主稜，視野頓時擴大，稜線左右遶闊景觀呈現眼前。稍事休息後，轉向西行，繞過一小山頭接著下降至鞍部，再經一陣努力的爬坡後，一鋼製眺望台出現眼前，東眼山（標高一二一三公尺）到了！時間已是下午兩點四十分。登頂東眼後，陸續有人上來，原來這附近已開發成為東眼山森林遊樂區的一部分，由遊樂區至此只須四十分鐘路程。一行人總算鬆了一口氣，也可以休息久些。三點準時離開東眼，順著遊樂區寬闊道路往西北方向而下，快步如飛，一路為稀疏的雜木林，十五分鐘後離開大道，接入登山小徑，仍是沿著瘦稜而下，五十分鐘後抵達志繼山，標高九七七公尺，一陣狂歡後免不了來張登頂照。志繼之後的路是一連串泥土陡下路，陡得有些誇張，不得不手脚並用，假若是下雨天前來的話，窘況實在很難預料。所幸路並不長，而且兩旁有植被可供利用。沿東北方向支稜下降至標高八〇〇公尺後轉向東行，越過一茅草地形後，終於在五點左右接上產業道路盡頭，天色尚明，總算沒有

摸黑。  
順著產業道路而下，心情愉快，腳步輕鬆，躲在茅草堆中的大響嘴、小響嘴畫眉不時傳來奇怪令人發笑的叫聲，而山紅頭的哨音也隨伺在側，喜歡這幅景象，縱使這回吃足了苦頭，但也紮紮實實享受了一頓豐富的自然宴饗，再會了，東眼、志繼，我會再回來的！

## 嘉明湖之旅

豆花



什麼？「嘉明湖！」，去是去過。可小弟我卻沒啥印象。  
「為什麼？」，笨呀！瞧瞧上面這幅名家之作，心下不就明白了嗎！告訴你一個小秘密，你有沒有聽人說過：有一個蠢蛋在湖前面兩公尺左右猛問領隊：「嘉明湖在那裏呀？」，沒錯，就是小弟敝人在下我

，啥？鬼扯。咱們可沒空與你瞎扯蛋，信不信由你。  
也曾聽過這湖是如何地風光旖旎，也曾見過她如詩如夢的照片，可惜此番無緣一睹其奪目的風采，倒似老天爺有心藏實，欲引得我們再做第二次探訪。

在向陽山寨養足神後，二十六號一大清早便整裝待，不一會便翻上向陽、三叉稜線，四個起勇夫——我、P哥、全剛、研究生，傲然地立在平緩的開闊地上，狂風吹得我們髮絲亂舞，衣服翻飛，對於矗立遠方，雲氣妖嬈的向陽、三叉山頭，同時流露出不屑一顧的眼神，頗有易水蕭蕭的慷慨激昂。（註：不過這這這維持不久，馬上被領隊趕狗似的催著走，只有匆匆拔腿上路。）

一路上天地為之動容，老天為我們的精神落下了它難得一見的眼淚，由低頭暗泣轉至號啕大哭，我憐憫地勸它別哭了，可是它總勸不聽，罷了！由它去吧。不一瞬間，雲氣從兩邊山稜翻湧而至，原來是住在太平洋與台灣海峽的風神弟兄趕來向我們送行，有友如斯，夫復可求，更是下定了決心要將受困在拉庫音溪的山椒魚公主搭救到手，只是他們倆兄弟似乎太過熱情，讓我們摔了好幾跤呢！

經過馬不停蹄的趕路，到了向陽魔堡，這時候只覺得瘴氣撲鼻，P哥老早便摸清了魔王的底細，於是便把攻堅的任務交給我與全剛，沒想到十五分鐘便克頂攻堅，瞧這魔頭其貌不

揚，滿臉的麻子猶如棄置的岩堆，頭頂上貼瘤子的兩條白膠布早已不知蹤影，不提也罷。瞧這天色不佳，一路上不知還有多少妖魔鬼怪，也不須要為此逗留如此長久。

雲霧逐漸攏向這個山區，風雨強勁地在我們四人身上打著，路徑在霧氣中飄渺難分，似乎怎麼也搞不清楚它何時會有盡頭，「時間」在這時候很難令人發覺它是否依舊流動著，除非你仔細瞧瞧這畫面上四個緩慢移動的黑影，不就在那兒，是否覺得他們有點阿Q，為了明知不可能見到的景致，依然走得如賣力。

咱們四人奮勇爭先，不一會兒便掠過三叉山，到達嘉明湖畔，這霧漫天蓋地，風強雨大，裏面一定暗藏玄機，P哥頓覺有詐，大夥於是搭營起灶，預備從長計議，結果如何呢？偏不告訴你，等有心情再說吧！

## 嘉明湖後記

豆花

想知道嗎？黑夜狂風疾行的滋味，那兒坐吧，手邊不是有杯熱騰騰的茶嗎？喝口吧，順點兒氣，聽我細訴。

二十七日凌晨五點左右，風強雨急，夜幕依然籠著嘉明湖山區。頭燈孱弱地射出一道光束，讓我依稀辨出路跡，但背後的光卻似乎愈來愈弱。

「P哥，還在嗎？」擔憂著押隊的P哥。

「在你後面。」

「OK。」心中卻還起伏不定。

大金剛帶頭找路，愈行愈快，研究生驅著發福的身軀尾隨金剛，但他的體力似乎不勝負荷，停停走走，兩人距離越拉越遠。

「金剛，停一下，別拉太遠。」望著前面暈黃的光影，我急得大叫。

雨，依舊下著；風，依然狂吹；天空，似乎不願剝開這重重雲霧，給我們一點光明。

走在我前面的研究生又停下休息了，雨水滲過面龐，伴著強風，直透心裏，這風刺骨呀，嘴上不語，心中幹得要命。

「P哥，你真的覺得這樣安全嗎？」也不知道同樣的話反覆了多少次，P哥默然。

續行，路在霧夜中起伏著，雙眼在此時似已無用武之地，只有任憑雙腳感受地形、地質，或上或下，或行或停。

「你們先走吧。」研究生似乎知道他在拖累大家。

「你在胡說什麼？繼續走，不然會lost掉。」我沒好氣地說著，順便叫金剛停一下。

路徑在霧中顯得那麼短，可是卻永遠無法走完似的，燈光無法穿越這重重迷障，全被它擋回，四圍昏黃的燈光在山徑中飄搖不定，老天似乎在玩弄大夥，要不何不用點勁吹口氣，送大家下山谷了帳？

「X你娘！！不知道下冰雹下個啥？！」冰雹挾著勁雨，

一片又一片地打在臉上，身體還要強硬地頂著風勢，毛線帽早溼了，雨水在臉上竄流，只覺得從頭冷到腳底板，直打哆嗦，渾身不由自主地抖動。

痛呀，這雹似乎死命地想嵌入我的每一分，每一寸，大家不約而同地停下，讓大背包替我們承受這無情的風雨吧，也不知道它是否會怨主人如此不知體恤。

霧氣依舊瀰漫，但已慢慢地轉為灰白，路漸漸地清楚了，心中亦逐漸踏實，這一個點的光明給人死裏逃生的感覺，還剩7、8k要踢呢，走吧。

## 無聊札記

金剛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痴。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你們知道我寫這詞做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今年寒假不知該做什麼，好像也沒什麼可做，結果一直往山上跑，雪訓、嘉明湖、八通關，在山上共待了十幾天，越待越覺得無聊。

雪訓嘛！在雪山冰斗待了三天，想以為可以過個真正的雪地生活，豈料天不從人願；在冰斗上，露岩四處，晴空萬里

，真不知該是雪訓，還是岩訓！不過，大夥兒每天還是努力地在殘雪坡中學習。雖然冰斗上的天空萬里無雪，但手腳還是給凍的僵掉了。這段期間以為會遇到賞雪隊或是一蜜月隊，除了雪訓隊，還是雪訓隊。

這幾天，白天受訓，晚上就吃吃喝喝外加打屁，並且吃了有史以來最難吃的「湯」麵。雪訓雖然辛苦，但相較於後幾次的活動，可是熱鬧多了。

雪訓下來第二天，緊接著去P哥的嘉明湖之旅，去找山椒魚，想說山椒魚是國寶，難得一見，再加上聽說嘉明湖很漂亮，遂背了重重的相機，想把她們美麗的情影留下，供日後回味。不過這可是一次慘痛的經歷。

話說四人從台北坐夜車下台東，至台東時，天微明，九點半的車，還早，咱四人遂坐在早餐店中吃早餐，看卡通，當店內所有的小學生、國中生都去上課了，我們四人還在電視機前認真地看卡通。

當四人到了登山口後，請詳見豆花的「嘉明湖之旅」。嘉明湖之夜，可真是驚心動魄，狂風暴雨加冰雹，帳篷不時地在變形。四人從中午到了嘉明湖之後，便幾乎未再出帳篷過了，所有的糧食都在帳內，大家不停地吃，有多少吃多少；吃累了就聊天，聊累了就吃；此時大家都有個問題：「我們來這兒幹嘛？」不知道！吃完了再說。也不知吃到幾時，當營燈的瓦斯燒完了，大夥兒才

就寢。不過好像躺下沒多久便被P哥叫起來準備打包，外頭還是一片黑的呢！四人以最快速度打包好後，沒命似的往向陽工作站衝，此時狂風加冰雹，簡直寸步難行，加上大霧籠罩，真不知怎麼下山的。

現在事後回想，我還是不知道嘉明湖的長相，而那相機，算了，當是負重訓練了。原以為嘉明湖以後就一直休息到開學了。不過，春節後，又和功全、明賢去八通關，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上山前一直以爲我和功全常爬山，又受過雪訓，這明賢可慘了，哈哈！但事情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到了八通關之後，遇到北商糜爛隊，他們提出「糧食換女人」的交換條件時，我們三人看看自己，三個單身漢，正無聊著，於是：「麵條接不接受？」

第二天上玉山！一開始就走錯山頭，此時從東埔來的「雪地黑炭犬」——小黑，自願擔任嚮導，走在前面，並不時回頭巡視我們的狀況，深怕我們三人躲在路邊吃東西而不給牠吃。此時玉山積雪及膝，三人爬得很辛苦，而小黑則是一直跑上跑下的玩，真是氣煞我也。玉山主峰前的岩壁結冰，爬的兩腳發軟，加以冷風直吹，苦啊！第一個登頂的是小黑，然後是明賢，而我和功全還在岩壁上緩慢地蠕動著，差點上不成，真是慚愧。

第二天，上了八通關山後，繼續前往巴奈伊克山屋及中央金礦山屋找糧食，結果大失所

不用懷疑我就是美女!!



## 新康美女！加油！

(新康橫斷下)

玉里古道)

雅芬

望。回營地後遇到中興南二段及輔大山社，向其要了點糖等，以過過癮。

寒假這樣子十幾天下來，真得把我給累壞了。每次上山都在想：「為什麼這麼無聊要來爬山？」但是在山下又是：「怎麼這麼無聊，去爬山好了！」真是周而復始，因果循環。何時才不會這麼無聊呢？不知道，上山再說吧！

一九九四年夏天的清晨，火車慢慢進站了，我又意氣風發地來到關山火車站，許許多多山中的回憶都與這裏有關；只是，這次……唉！慘兮兮！

一、向陽工寮——我又被山老鼠蹂躪了！

人生最悲哀的事，莫過於「挨餓受凍」了！而在第一天，我們就都嚐到了！

由於可口的午餐忘在關山菜市場，四個人在向陽工作站只好以餅干糊口了！心裏原就有

點不平衡了，又遇到一群來南橫旅遊的歐巴桑，他們的午餐是池上便當：有香香、白白、QQ的池上米飯，有好大好大的一塊肉……啊！口水都流下來了！豈料，那歐巴桑竟然說「好難吃的便當！」便將只吃了一、兩口的便當合起來準備丟棄！看著鴻駿瞪大眼睛、鐵著臉好像要去搶那便當的樣子，我的心裏也是一樣的渴望呀！只是，身為東吳山社的一份子，我們要有尊嚴……

上向陽工寮，是最輕而易舉的，而我們卻被那場午後雷陣雨整慘啦！難怪智舟要說「雅芬，我好像快失溫了！為什麼才第一天我就快……起來了！」

山老鼠又欺負我了！這次實在太過份，竟鬧起運動會來了，在我身上跳高……看到那白胖壯碩的鼠軀，再看自己的二頭肌，算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不過，我真的懷疑身旁的余小香，置身在鼠聲沸騰的老鼠運動場裏，依然安詳地，發出陣陣的打呼聲……

## 二、重遊嘉明湖

這一次，我滿懷希望，希望能見到「金黃色的嘉明湖」！抵嘉明湖時，山嵐漸逼，沒有一顆藍色的荷包蛋！望著湖面，微風吹得平靜的湖面起個美麗秀氣的皺褶，不禁百感交集，故地重遊，卻是兩種情懷：想起一九九二年的嘉明湖會師！想起那狂風暴雨！想起泡了四天水而腫脹的自己！想起「

風雨故人來」的感動！想起了……那真的很詭異的三叉山傳奇！

## 三、布拉克桑……鳥！

拔營離開嘉明湖，登三叉山。難得好一個爽朗的清晨！南二段歷歷在目，新康、布拉克桑又似近在咫尺呀！

向布桑營地邁去！布桑營地是一個舊湖泊遺跡，清晨我們抵達時，短短的草上還附著露珠，陽照射下，晶瑩剔透，好看極了！

與智舟、鴻駿整裝好向布拉克桑山邁去！這顆皇冠般的山頭！去途充滿了快意！我們像在作田野調查，時時有令人雀躍的新發現。水鹿、長鬃山羊、山羌……的足跡，排遍遍地，走著走著，總感覺動物靈巧的雙眼在窺視我們！廣闊而略顯枯黃的草原，帶著蕭瑟的味道，令人想起電影「遠離非洲」的那片大草原……閉起眼睛冥想，感覺水鹿在跳躍……啊！美極了！

十一點，拿出葡萄柚，切下錯誤的第一刀……馬上開始下起「午後」雷陣雨……

之後，草原不見了！繼之而起的是粗大的茅草、荊棘與高箭竹！雨一發不可收拾，愈下愈大，愈下愈大！不敵山豬窩的折騰，我們撥羽而歸！回程，唉！到處都是「嘉明湖」！因大雨而積成的大水池！看見山社的那兩個大男人，放著正路不走，老是去撞樹的痴呆樣，使我想起「兩人」！雖然他們哀怨的眼神，令人同情……

……然想起他們倆（加起來大概有200公斤吧！），剛在山豬窩壓到我，害我痛得哇哇叫……快點！再快一點！

唉！據說高山百岳有三鳥，鹿山鳥、馬比杉山、布拉克桑……克……桑……鳥……

## 四、連理山頂風雲變色

清晨！新康美女躺在眼前，撩人之姿，驚豔！激動！地圖上布桑營地至連理山這段路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走在最後，看著那一「山下一條龍，山上一條蟲」的余小香，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覺得有點殘忍……

終於，在攀爬了一百多公尺的岩石後，抵達連理山頂。紫營，沒有夕陽，看不見新仙、看不見新康，只見天邊雲角紅紅的！很奇怪！我說「颱風好像要來了！」大夥說「不會吧！」我寧願相信他們……

當晚收音機失靈……

待續



## 八大秀懷想

煜陽

就在初秋的九月，一群對山痴戀的孩子來到了這個山中的聚落——東埔。以此為起點，他們寫下了他們的山中傳奇。好奇你（妳）先喝口茶，再靜靜的聽我道出那一段充滿感動的山中歲月。

\* \* \*

抵達東埔時才近四點，安排好住處後，一夥人便沿著往登山口的路閒散地逛著，瀏覽著東埔的景色，享受著在台北難有的恬適與靜謐。返回住處時，發現聲音已經趕到了，但是又出去找我們了。待他回來後，我們一道去用餐，順便介紹雅馨、宗益和慧娟給他認識，至於秀瓊，他們倆相識已久。因此吃過晚飯後，大夥在房內吃著零食，玩著一種叫「說謊」的遊戲，在歡樂的氣氛中，我們渡過了一個快樂的夜晚。

\* \* \*

次日清晨，梳洗用餐後，我們帶著愉快的心情出發。抵登山口前，我們遇到小朋友上學的隊伍，他們大聲的向我們問早，這種感覺，真好。

踏上山徑後，路呈之字形向上攀升，不久即抵愛玉亭，這兒的陳伯伯人極好，臨走前送我們青椒加菜，與他道別後，我們繼續往八通關邁進。此後，的古道皆沿山腰緩升，時而行

於林蔭之下，時而行於崩崖之旁，景色各異，走來令人心曠神怡。不知不覺中，我們已經過了父子斷崖了。

繞過一道稜線後，聽見遠處傳來隆隆的水聲，想必是由雲龍瀑布傳來，但繞了幾個彎後，仍是只聞其聲，不見其形。無奈的望了望前方的路，喘口氣續行。走著走著，不知何時，前方出現了熟悉的景象的聲音，雲龍到了。

不知雲龍之名從何而來，但覺瀑如其名，立於瀑前，只見其挾帶雄壯之氣勢，奔湧而下，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巨石，轟然震耳，澗雨成霧於瀑下聚成一小潭後，轉一轉折，直奔陳有蘭溪而去。我於瀑前小立，感受那震撼人心的氣勢，思緒隨著迎面而來的霧不斷地飛揚引出了心中久藏的狂放不羈，誰道，「人不痴狂枉少年」。

於雲龍與秀瓊道別後，一行五人繼續走著那漫長的古道，這一路上由於只有我們，四週顯得格外寂靜，只聽見自己的喘氣聲，腳步聲，還有偶而從林中傳來的鳥鳴。在這樣的氣氛下，人心變得單純了，容易滿足了。舉目所望，無不是美景；傾耳所聽，盡皆動人，能如此單純的活著，真好。

過午之後，霧漸漸由谷中湧出，很快的瀰漫在樹林之中，似乎要下雨了，而天真的我們猶自漫步在霧林之中，唱著屬於雨的歌曲。忽然，雨就來了，也許，我們真的不該唱那句歌詞——「也許雨該一直下不

停」。從那之後，雨果真一直下不停，令人有些鬱悶。思緒一轉，罷了，古人不是說「莫聽穿林打雨聲，何妨吟嘯且徐行。」，那就撐傘徐行吧！就這樣，那天我們只走到觀高，似乎混了些，但是觀高有水有電，住這兒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飯後，雨漸漸停了。踏出門外，意外發覺高山上的星星竟是如此的耀眼，而我，卻遲至今日才發現。

\* \* \*

一直相信，雨後總會天晴，今天果然是個晴空萬里的好天氣。走出門外，望向對面的秀姑巒和馬博，在清晨的陽光和雲霧的烘托下顯得更美了。可惜，我們得趕路，無暇多看她幾眼，也許，下次再來吧！

沿著昨日下午來的路，頃刻間我們便上到了觀高坪。此地因視野極佳適於觀高，故取名觀高。於此往前望去可見玉山東峰，北峰和北北峰，而著名的金門峒大斷崖就在對面，崖頂露出八通關的一角青翠柔和的草原。

為了趕赴八通關，我邁開步伐急急趕路，無暇顧及斷崖的驚險和週圍優美的景緻，只因前方有更美的地方，那兒有廣闊的草原，可愛的法國菊，還有那一棟曾供我們避風雨的山屋。也因為這個緣故，當我再見到八通關草原時，內心的興奮是可想而知的。我狂奔至山屋前，逛了一圈後花園，舊時的回憶不斷地湧現，八通關一時之間充滿了懷舊的氣氛。不一會兒，雅聲他們也來了，不

知初次的見面，他們對八通關留下什麼印象呢？離開八通關後，我們沿草原上的古道向中央金礦邁進，不久遇一小溪澗，有趣的搭建的木橋不穩，為顧及安全，我們只好騎馬過去了。在我的登山經歷中，這還是第一次，看著大家過橋的模樣，真是有趣！過了溪澗後，古道開在針葉林下，路上鋪滿了松針，陽光稀疏稀疏的灑落下來，曬得全身暖暖的，心情也更好了！因此，聲勇又唱起歌來了，在歌聲的作用下，腳步輕快了起來，很快的我們便到了八通關山登山口。由於八通關山是此行的第一座百岳，大夥都迫不及待想要登頂。雖然，登頂的路頗陡，但我們依然奮力不懈，經過近一個小時的努力，我們終於登臨其上，只是，山嵐居然早了我們一步，早已隱去遠近的山頭，徒留惆悵的我們，欣賞著朦朧的山景。

回到登山口後，覺得下午可能會下雨，匆匆用完午餐便出發了。走著走著又飄起薄霧，雖然霧林非常美，但我們卻不敢細細品味，只是淺嘗即止。就在這種恐懼的心情下，我們很快的到達中央金礦。那一夜大夥也許是累了，大夥吃完飯便睡了，可是，獨我無法入睡，就這樣我聽了一夜的雨聲，這也是我的第一次。

\* \* \*

由於昨天又耽誤了行程，於是今天決定輕裝攻秀姑巒山。大家也許是適應了，往白洋金礦那麼陡的路居然也健步如飛，好像長了翅膀似的！就這麼過了近二個小時，我們到了白洋金礦。白洋金礦依著山搭在面對玉山山脈的山坡上，是個展望不錯的營地。照例休息之後，我們便往有著傳奇色彩的秀姑坪行去。由於秀姑坪經常起霧，加上山中的傳奇故事，來到這裡的文人總把這裡的氣氛形容得有點哀淒，而我們到來時，卻是秋陽高照，那種淒淒的氣氛被陽光驅散了。秀姑坪上只見玉山圓柏叢中，錯落著一些乾枯的白木，在陽光下閃爍著銀灰色的光。

秀姑坪是中央山脈最高峰秀姑巒山西南側的小鞍部。由此登頂，先得走過一段節理發達的峭壁；之後則須沿著碎石石的陡坡，在冷杉與更往上的圓柏之間迂迴爬升。登頂之時，我立三角點旁放眼四顧，往南是一大段和緩起伏的三叉山，向陽山，還有那有美人之稱的新康山；往北轉東的則是馬家諸峰；西邊的玉山山脈則已為雲霧掩去其雄偉的面貌。環視群峰之後，突然感受到千峰萬壑層層包繞在我四周時的感動，已經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雖然得付出身體極度疲累的代價，但是很值得不是嗎？

霧氣開始湧了上來，是該往回走了。臨下山之前，又望了一眼秀姑巒山，想著，我何時才能再度登臨其上，領受那份感動呢？返抵中央金礦時已經三點多了，為了希望明天能輕鬆些，我們決定兼程趕回八通關。隨著距離的縮短，天色漸漸地暗了下來，休息之時，從

林中透空之處望去，不知何時，月亮竟已高掛於對面的稜線上。仔細一看，月亮旁邊竟還襯著一顆星星，想不到趕路之時，竟也能見到如此美景。如果說不是幸運，那又是什麼呢？只可惜待我們到了八通關時，月亮已落到稜線的另一側去了，只剩滿天的星星在對我們眨眼，彷彿在說著他們的寂寞。

\* \* \*

似乎很多人都喜歡草原，尤其是像八通關這樣的高山草原。喜歡登山的我，自然也不例外。我最喜歡的是草原的清晨，因為它的靜。今天清晨，我獨自走到草原中，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只是感覺。當思緒逐漸清明之際，人與自然彷彿已融為一體。跟著草原一起呼吸，一起律動。當陽光照遍整個草原之時，一起甦醒。新的一天就此展開在這新的一天裡，我們就要離開這片山林，心中難免不捨，但我相信，為了這裡的山，這裡的水，為了這裡的一切，我們還會再來。



# 雜言

烏鴉

在「山鳴六」中，小騷曾將社團中的人依其在社辦中出沒之習性加以分門別類，而在此眾多類型的人間，每個人進入山社的目的往往大異其趣，自然登山理念亦有歧異。人本複雜，理念差異自是無可厚非，難言孰優孰劣，但一切仍應以安全至上及延續個人登山壽命為大前提，否則必有可議之處。

絕大多數人於登山生涯中皆曾有過為搶山頭，締記錄而登山之心態。此屬正常並無不當之處。然在為此目的而登山攻頂的同時，仍應保持一條冷靜清晰的大腦思路，細心盤算時間、天候、裝備、體力、經驗……等等主客觀因素，研判續進是否得使全隊或個人全身而退。如前人經驗談：「過午不登頂。」此原則在今日許多登山活動尚未脫離民國六〇年代之登山型態前仍應奉為主臬，甚而日後亦是如此。切莫因往攻山頭僅在指顧間而心癢難熬久乏思量甚或他人閑話一句而賭氣拚命。君不聞：「賭氣輸命。」乎？若在衡量情狀時有安全顧慮之虞時，便應為適當處置，如撤退放棄或緊急紮營等。摸黑及緊急紮營固應為常識技能，然皆有其潛在危險，特別在裝備腐蝕不全時，僅應於迫不得已時為之，不應為常

態。山永遠在那裡，更何況每個登山者身上都還有多少顆心正懸念著！

登山途中時有為爭取時效而「颯山」，此係在所難免之焚琴情事，但仍須留心照料自己的兩足，盡量勿使其承受過大之震動力（不可能完全避免，除非穿的是雙彈簧）。一般而言，上坡想快也快不起來，至多造成肌肉疲勞，抽筋抗議了事，然於踢林道及下坡時，用力不當則極易造成膝蓋及腳踝受傷，禍延髮蒼歲月。尤其是跑跳，必使膝關節承受過大壓力，且現市面上之登山鞋避震效果極差，不若一般運動鞋；更兼身負重裝，雙膝受傷勢難避免，或許一年半載難明其苦，但假以時日累積攢聚，則必縮短個人登山生命，並影響日後健康。更遑論腳扭、拉、挫傷時即應休息調養，在可能情況下應撤退下山療養，以免惡化，因此在下山時即應適速緩下，避免跑跳，尋找柔軟緩震之踏足點。

一支登山隊伍中，必有領隊一職，除職司山下開隊，行程安排……等前置作業外，其在山上最重要之任務乃在將全隊安全地帶下山。因此除去運氣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外，一個適任的領隊必須有相當的登山經歷，責任感，統御能力並能折衝了解隊員的意見、情緒、情況，度量主客觀情況，果斷地作出正確決定，鼓舞士氣。以高山大隊為例，隊伍往往迤邐甚長，領隊便須事先備妥通訊器材，掌控各行進群落情形

，賦予各群落領隊適當裁決權，而非任其自生自滅，並注意主客觀環境而對隊伍為適當指示，近閱「領隊之刑事責任」一文，作者盛稱清華奇萊山難領隊與隊員同死係領隊之楷模，心中頗不以為然。正如前述，領隊最重要之責任乃在將全隊安全帶下山，「Safety」一便是失職，遑論全軍覆沒。更何況該隊係因逞能好強方招此禍，領隊無過耶？

思緒紛沓，落筆雜紊，僅係筆者將山社數年中所聞所見略舒一、二，期便引致意見交流耳。

管他風、管他雨

——給我玉山的伙伴

世芳

春天 該是發芽的日子  
左鄰 冰封了一個冬季的 我們之間  
再度萌芽  
殷切的期盼  
風月說 無情的侵襲下  
陣亡  
它選擇 雪花說  
冰冷的煎熬下  
它情願  
米 米 米  
胚胎 依持著子葉  
無風無雨  
重生  
歷盡磨難  
米 米 米  
喜悅 掙脫束縛  
燦爛 陽光依舊  
而我將心亦成

## 主編的話

一直相信，當真摯的情感，難忘的山水化為翩翩文字，自然奔瀉而出時，所有的美麗將停歇在我心靈深處，因著這分相契合的悸動，你我的心會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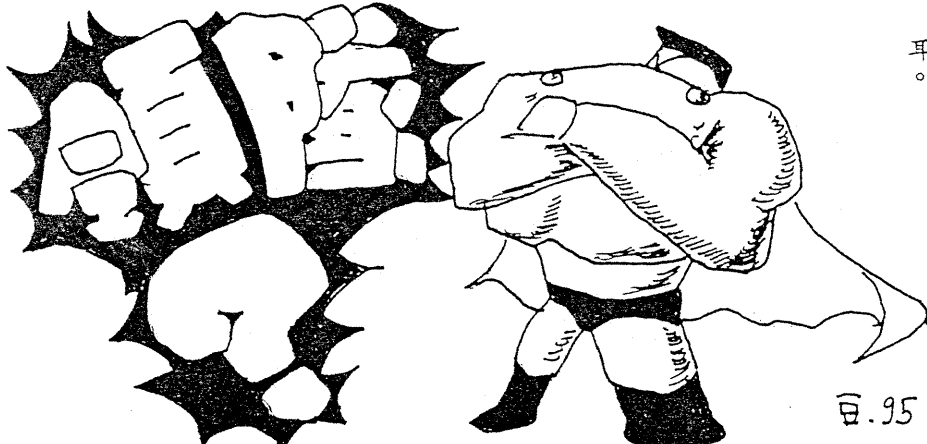
大一時，正如博欽所言，我就是缺乏勇氣與信心，使我對山以及山社卻步，只能欣賞其他人背著大背包出發，歸來，相片中留住一切的美好，我在想，為何山社中的人如此熱衷，那份情誼如此深濃，當千帆過盡，我稍稍了解，源於一種相知，一種信賴。原來，我一直嚮往的就是這番情懷。

於是，走過長長的沙灘，手中握著那顆貝殼，看過千百個不同的貝殼，我不想錯過，不想遺憾了，我堅持，在手中擁有的，是最美麗的。

行行復行行，在山中，真的，因著山水，因著人，使我學到許多，頓悟許多。真的，無以銘謝！在想或許，我可以做些事情嗎？

當初，因為一股衝動，在雅倫全心的幫助與鼓勵，豆花在本部方面的協助下，就接手了這一期的山水寄情。

最教人感動的是邀稿，有人一口答應，熬夜趕稿；有人二話不說，就交來稿子；有人很有勇氣的說別人不敢說的話；有人認真的去詢問資料；有人跳課，連會計小考都錯過；有人雖未能寫，卻也誠懇的道出



日.95



難處：還有人犧牲念書的時間，還有P大哥、雅芬的鼓勵與幫忙，尤其是在瑞明，P大哥的工作，我們趁著P大哥在山上時候，搞得天翻地覆、人仰馬翻，他一回來，背包卸下來，就熱心的幫我們電腦排版寫稿，真是令人感激涕零。

或許，工作進度有點延誤，以致無法如期出刊，或許它不夠完美精緻，或許有些批評與責難。但是，今天，至少我們曾對它付出心血，對它有股無以名之的情感。一個團體，人數的多少並不重要，只盼望更多的有心人能夠參與，使山社更有生命，使「山水寄情」延續下去，，期待你全心的演出！

## 【馬路消息】

◎自從赴軍中考察兩年的孫劍忠先生重返社會懷抱後，為倡導正當休閒活動，特別利用每星期二、四晚上至動物岩練習攀岩，並且帶領許多學弟妹一起加入行列。最近並有舉辦第二屆肉腳杯動物岩攀岩比賽，在此呼籲大家共襄盛舉，也為山社的攀岩實力提升盡力。

◎根據中廣蜘蛛網潛伏高雄特派員指出，自從南下求學的小猴子（黃顯明）開除中山光電所所長，另聘指導教授後，果然一飛沖天，即將於

今年暑假赴美「開會」，在此預祝其旅途愉快！早日完成學業。

◎曉琪和宏仁經過三十多年來勸亂、東征、北伐後，終於突破江八點，並經好好研究，決定於三月二十九日舉行結婚典禮，在此預祝其婚姻美滿、白頭偕老。

◎瑞明鎮山之寶——FINA終於找到歸宿，遠嫁中部彰化，出嫁當日，瑞明如喪考妣，呼天搶地、鑼鼓喧天，可謂奇觀一也。（FINA為泓仁收養的黑色COCOA犬是也）

◎本部長青樹——洪正雄終於響應國防部號召，進入宜蘭金大（六）結，重新塑造健全的體魄，唉聲震天歡迎大家多多寫信給他，安慰其空虛的心靈。

◎自從淑金在雪山煮了那一鍋「呼天搶地麵」後，聲名遠播，現已於校門口警衛室轉角水溝邊開了一家「智障妹麵店」，開張後打出一「五十塊吃到死」招牌，生意興旺，客人絡繹不絕，有進無出。來本部的山胞不要忘了去逛一逛喔！

◎某日區部出現對話如下：  
×梅：「×益，我隱形眼鏡掉了，你能騎我的車送我回家嗎？」

宗×：「我廠×△啦！？待會兒，我選得騎公車回來，喔！太累了！」  
後記：白××比較喜歡騎飛機。

◎正義之聲報導：：FINA是因為受不了COCO腰每二十八天的凌虐，才決意下嫁彰化。此乃人神共憤之事，盼社員共襄盛舉。

◎徵婚啟事：本刊主編怡×與雅倫難耐常年空閑寂寞，特利用部份版面徵求怨男勇士。條件：身壯如COCO呆，鼻孔大如彭恰恰，智商高如FINA……其實，只要要是男的就好，不論物種、階級、黨派、宗教、年齡、體力……P.S.須耐用、便於攜帶……（實則此男只應天上（天運元帥）地下（牛頭馬面）有人問怎得幾回見！）

◎區部一九九五春季新髮型大獎冠軍，由副社長哲明以一頭酷似「破壞王」之馬桶蓋拳魁，其揚言將橫掃區本部所有禿哥蟬妹……。

◎留言一則：

貞斗：

加羅湖的計畫書到底要出幾次啊？告訴你，我真的受不了被放第四次鴿子了！

會後空翻的子文

◎本刊編排時，於P哥房內發現數批「女性用品」，遭P哥武力奪回，請社內諸女山胞結伴前去認領，免遭不測。

## 【OB會快訊】

◎有人換了新的地址，請大家告訴大家！通訊錄變更如下所示：

林秀政 北市內湖區港澗路1

17號4樓

(02)799-1831

顏裕洋 中和市市民街113

巷9號4樓

(02)225-2861

呂金雲 北市內湖區文湖街2

1巷100弄15號

1樓

(02)658-3609

簡添文 北縣三重市大同北路

267巷19號4樓

(02)986-0271

蔡正賢 北市廈門街99巷3

2號2樓

(02)368-0785

楊宏仁 北市永吉路278巷

42弄5號3樓

(02)767-6744

蔡賴豐 中山北路7段232

巷42號5樓

(02)872-2136

劉桂梅 中縣龍井鄉新興路4

9巷14之A號

(04)631-6843

黃盛傑 北縣八里鄉龍源村頂

寮9之5號2樓

吳振智

卜玉靈

胡瑞蘭 (02)618-1749  
北市長安西路289  
號2樓

伍宣政 (111)(02)762-9389  
(0)(02)552-6232

台北郵政14-192號信箱  
(02)963-3339-255

張心一 北市明德路267巷  
5號3樓

(02)822-0471

◎近來山社小OB產出甚多，屁王（王伸倉）&佩玉喜獲麟兒。

◎阿廣&美鑾生了一女兒，在此恭喜他們。

◎其他作品即將陸續發表。

◎3月5日之陽明山健行活動順利，全體人數約30人，十分愉悅。

◎4月9日新山夢湖，早上九點在汐止火車站大廳集合，請有興趣者，自行前往報到。或自行開車在十二點至夢湖會合。本次有Dudu等諸位OB擔任賞鳥活動義工，並提供諮詢服務（望遠鏡自備）。  
◎天蠶池活動因故延期，請大家見諒！

## 【會員的告白】

今年OB將陸續舉辦各項休閒活動，請各OB踴躍參加，有任何問題請主動與會長連繫，並請提供意見。  
新版通訊錄尚未整理完成，將於整理後，儘快寄給大家。